

“虎符缠臂，佳节又端午。”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，很多画家也非常钟爱这一节日，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画笔点染笔墨丹青，描绘出端午节的别样风情。

龙舟竞渡 金明争标

赛龙舟是端午节到来之际最为盛大的群体活动，一些画家在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龙舟竞渡的盛况。唐代画家崔护、程宗元创作的《龙舟争标图》描绘了端午节时南方湖边的热闹景象。观察画面细节，可以发现龙舟上人物动作、神态各不相同，让人不禁感叹画家精湛的画技。

以《清明上河图》名世的张择端绘有《金明池争标图》，这幅画描绘了北宋京城汴梁金明池中龙舟争标的场面。画中苑墙围绕，水面中一座巨型龙船最为显眼，龙船上设有宽阔敞亮的楼阁。龙船两侧各有五艘体积较小的龙舟，每艘龙舟上各有五人并排划桨，船头一人持旗。此外，还有几艘龙舟散游水面。岸边苑墙内外，人群熙熙攘攘。



张择端绘《金明池争标图》

元代画家王振鹏也画有《龙舟竞渡图》(传)。此幅画为长形手卷，画面的右半部分主要采取青绿山水画法，描绘了层峦起伏的山丘。树木、建筑、士兵点缀其间，层次丰富、元素众多，

显出环境的幽深。辽阔的水面上，几只龙舟正奋力前行。这幅画非常有趣的一点是，五只龙舟上或五人、或四人，服装也各不相同，但全都是女性。这也显示出端午节龙舟竞渡时全民参与的性质，并且那时可能已经形成了男女分组比赛的赛制。

在著名的《雍正十二月行乐图》中，也有《五月竞舟》的场景描绘。整幅

画作场景辽阔，层次众多，展现了清代皇家园林中人们观看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。远处的湖面上，十几只形制各异的龙舟正向高台处驶来。龙舟的行驶速度各不相同，有的已经驶到了高台处，有的尚处在湖面的转弯处，而最远的一处龙舟，只露出了顶端的旗帜，龙舟的身子则被彼岸牢牢地遮挡。这也留给观者无尽的遐想，或许在画面之外，还有更多的龙舟正加速驶来。许多画家都非常偏爱龙舟竞渡类题材，除了我们提到的画作，元代吴廷晖、明代郑重、清代王槩等画家也都绘有龙舟竞渡题材的精彩作品。

除毒辟邪 五瑞趋吉

在江淮地区，每年端午节，家家户户都要悬挂钟馗像，用以镇宅驱邪。在百姓心目中，钟馗的形象多“铁面虬鬓，相貌奇异”(《钟馗传略》)，而明代画家钱穀的《钟馗图》中的钟馗却温文尔雅、风流潇洒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这幅画创作于1567年，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画面中，钟馗手持笏板，长衣飘飘，独立于萧瑟寒林之中。尽管毛发横飞，但画家将其面部皮肤描绘得较为细腻水灵，整体呈现出潇洒磊落的独特气质。

清代画家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黄慎绘有《端午钟馗图》，这幅画描绘了钟馗和孩童嬉戏的场景，可以说这幅画中的钟馗是我们所常见的形象。画中钟馗双眼大睁，表情夸张，手拿宝剑，正注视着眼前的孩子以及孩子手捧的花瓶。花瓶

中插有艾草、菖蒲、石榴花等瑞物。孩子注视着眼前表情奇怪、须发飞耸的钟馗，并不害怕，表情镇定，眼神中似乎流露着一丝好奇。钟馗的表情和孩子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富有戏剧性。

我国民间把农历五月称作“毒月”，把五月初五叫做“毒日”。为了应对蛇、蜈蚣、蝎子、蜥蜴、癞蛤蟆这五毒，古人费尽心思，找到菖蒲、艾草、石榴花、蒜头、龙船花五种植物来抵御“五毒”的入侵，这五种植物也被称为“天中五瑞”。罗聘、齐白石、张大千、任伯年等画家都绘有以这五种题材为表现主体的作品。齐白石在1943年作有《五日吉祥图》，该作品精心描绘了菖蒲、艾草、粽子、酒壶等物象，营造出浓浓的端午风情。

明钱穀《钟馗图》



草木葳蕤 美食可人

端午佳节少不了美食的陪伴，许多画家描绘出黄鱼、粽子、樱桃、枇杷、荔枝、咸鸭蛋等端午节之际特有的时令美食。清代画家任伯年绘有《端午图》，这幅画描绘物象丰富，左侧一组以直立的菖蒲、艾草、石榴花为表现对象，右侧一组以枇杷果和黄鱼为主，以蒜头为辅。画家以墨色的浓淡区分出艾叶的正反面变化，并以白粉勾勒叶筋，画法别致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除了枇杷、樱桃和荔枝也是端午之际鲜美可口的时令水果。齐白石喜画樱桃，他把樱桃的颜色叫做“女儿口色”，画樱桃时要专门用从国外购买的洋红。别人求购樱桃作品时，齐

白石也要加价。齐白石曾在画面上题诗“若教点上佳人口，言事言情总断魂”，从中可见白石老人对樱桃的偏爱。比如，一幅以《端午》命名的画作中就只有一盘樱桃、两个粽子，樱桃娇嫩欲滴，粽子清新别致，彰显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爱。来楚生绘有《荔枝粽子》，以曙红大笔写出荔枝的形体，再用胭脂点染荔枝身上的斑点，笔墨传神，神态毕具。棱角分明的粽子和硕大圆滑的荔枝形成冷与暖、方与圆、干与湿的对比，画家凭借深厚的绘画功力，寥寥数笔便营造出看点十足的精彩画境。

(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)



任伯年绘《端午图》

【短史记】

国画里的端午风情

张鑫

【阅史所得】

避五毒，古代最早的“卫生节”

□卢恩俊

所谓“端午”，“端”是初始的意思。每月三个逢“五”的日子，头一个就是端五(初五)。按照历法五月正是“午”月，因此“端五”渐渐演变成了“端午”。古人以奇数为阳，偶数为阴，所以也叫“端阳”。而端午节这一天两个“五”相重，因此又称为“重五”，民间亦有“五五节”之称。

“五五节”这天，不仅是包粽子、划龙舟等纪念屈原的节日，还有许多与防疫除疫、卫生保健相关的习俗，可以说端午节也是古代的“卫生节”。古人把农历五月看作“毒月”，且自五月初五始，有“五毒日”之说。《燕京岁时记》有“善正月，恶五月”之谚。故此时不少习俗都与“避五毒”相关。而最为有趣的是，其中许多习俗也与“五”有关，“五”成为端午传统习俗中的代表符号。

端午除吃粽子外，还要吃“五红”，尤其在南方，此风盛行。如南京有吃“五红菜”之说，指的是苋菜、红萝卜、河虾、咸鸭蛋和烤鸭。且这五红菜各有说道，比如苋菜是“五红”中最“资深”的一种。民国时期的潘宗鼎在《金陵岁时记》中记载，过去南京人家在端午节这一天必吃苋菜，据说可避免腹痛。在山东，则以辣椒、葱、姜、蒜、香菜五种有刺激的东西在一起炒，叫“炒五毒”。在京津等地，有吃“五毒饼”过端午的习俗，即将刻有五毒图像的印子盖在饼上再烤熟，寓意吃掉五毒使其不再害人。

晚唐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卷一记载：“北朝妇人，五日进五时图、五时花，施之帐上。”所谓五时图，就是在纸上画五毒图像，也称“五毒符”。据说这五种有毒的生物只有同时存在时，才不敢相互争斗，得以和平共处。所以，挂五时图就可以防止这些毒虫作怪。旧时济南等地区亦有此俗。在端午节这天，人们将“五毒”形象的剪纸做成门符，或在纸上画五毒图像，贴到门上以保平安。

天中节也是端午别称之一，“天中五瑞”特指端午节的五种瑞物。宋人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录北宋汴

梁城此俗：“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，卖桃、柳、葵花、蒲叶、佛道艾，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。”明朝张岱《夜航船》中说，端阳日以石榴、葵花、菖蒲、艾叶、黄栀花插瓶中，谓之“五瑞”，避除不祥。今日选取菖蒲、艾草、石榴、蒜、龙船花五种植物，合称“天中五瑞”，以避毒驱邪。著名画家张大千有一幅《五端图》呈现此意。他在另一幅端午画作题诗曰：“雄黄大蒜千年俗，簪艾悬蒲万户欢。祇有老夫枵腹坐，画符吓鬼近来难。”

端午插花也是为辟邪驱毒，据记载此俗源于宋元时期。其代表花材有艾、菖蒲、香蒲、蜀葵、石榴、栀子花、萱草、午时红等，古人任取五种花材，剪裁后插于花器中，称“五时花”或“午时花”。宋代诗人苏洵在江南过端午曾对五时花题诗曰：“香萱夹和宜男草，高下山栀安石榴。一样薰风分五色，蜀葵林畔按凉州。”“五时花”具有辟邪驱毒、吉祥安康的寓意，常用的有：艾，名医草，可去百病；菖蒲，名白菖，叶如剑，可除邪；香蒲，名水蜡烛，含荐祭之意；葵，名一丈红，象征贞节；石榴花，寓意好风采，且有多子之义，是古代五月一日至五日女儿节的代表花材；栀子花，为七香之一，堂上至佳供花；萱花，名忘忧草；午时红即午时花，又名夜落金钱。

“五色新丝缠角粽。”过端午节，五彩缕不仅用以缠裹粽子，也用以衣饰或装饰。《续汉书》载：“夏至阴气萌作，恐物不成，以朱索连以桃印文饰门户。故汉(汉代)五月五日，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，以难止恶气。”古时人们手臂上也是要缠着五彩丝带的，时兴“五彩缕”(长命缕、续命缕)，戴香包、挂艾虎等。清顾禄《清嘉录·五月·长寿线》亦有“结五色丝为索，系小儿臂，男左、女右，谓之长寿线”之说。

五月节的端五，在由数字“五”贯穿的习俗里，一个古代“卫生防疫保健节”的形象，栩栩生动展现于我们面前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化学者、山东省作协会员，出版诗集《无影之水》《写在大地上的飞翔》《生命的汉字》)

五月五日午，赠我一枝艾

□马晓炜

在两千多年的赓续传承中，端午节一直保持着独特魅力，承载着华夏古老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。尽管各地“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，但端午吃粽子、插艾草，是一种习俗，亦是一种文化传承。

早在3000年前《诗经》中就有关于艾草的吟咏：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！”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艾草气味苦，微温，无毒，治百病。”《庄子》中说，“越人薰之以艾”。《孟子》里也有“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”的说法，故艾草有着“百草之王”的美誉。而艾草之所以与端午结缘，是因为古人认为重五是个不吉利的日子，家家户户采集艾草，插在门楣或屋檐下，以驱邪避毒，保佑家人平安。南北朝梁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“五月五日采艾为人，悬门上，以禳毒气。”民谚有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之说。“五月五日午，赠我一枝艾。”

艾草在民间广受欢迎不说，就连饱学诗书的文人墨客对其亦情有独钟，“艾”不释手。陆游的《乙卯重五诗》：“重五山村好，榴花忽已繁。粽包分两髻，艾束著危冠。旧俗方储药，羸躯亦点丹。日斜吾事毕，一笑向杯盘。”诗人生动描写了南宋时人们过端午的生活场景，而艾草的香气，更是浓烈扑鼻。“虎符缠臂，佳节又端午。门前艾蒲青翠，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，对酒携樽俎……”北宋苏轼的这阙《六么令·天中节》词，也将那个时代过端午的情景呈现了出来，那门前悬挂的青翠艾草煞是惹眼。当然，写艾草的诗人词客远不止这些，像唐代刘禹锡的“端午时节草萋萋，野艾茸茸淡着衣”，宋代刘敞的“世路几年滋艾草，道山今日聚梅花”，元代王旭的“我有青青好艾，收蓄已经三载，疗病不无功。从此更多采，莫遣药囊空”……古诗词里的艾草，风情万种、诗意盎然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撰稿人)